

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

一行白鹭上青天

梁文武

家乡有条河,名为涟水,是我幼时乐园。

一到暑假,我就吆喝上几个小伙伴捉鱼捞虾,乐此不疲。那时候物资紧缺,有钱买不到吃的,鲜鱼鲜虾每有收获,就是我们打牙祭的好时候。妈妈看着我笑,哎呀呀,我崽还知道搞餐好菜回来,这个崽有用,爸爸妈妈都跟着享福。

活蹦乱跳的河鲜在热油的“刺啦”声中,变红变香变成我童年记忆的口水,记得一辈子。那时,我还最爱捉蟹,张牙舞爪的“大将军”被我两指轻轻一捏,再怎么蛮横也奈我何,当然,它的最终归宿也是肚皮,油炸后的蟹嘎嘣脆,清甜的,到了肚脐,唇齿留香。

当然,口欲是其一,到了涟水河边,我还喜欢看群飞的白鹭,人一靠近,“扑啦”一声,白鹭腾空而起,在天空翱翔,趁人不注意,又一个俯冲,轻啄水面,叼走那活鱼小虾,去远处大快朵颐,这时这群人会惊叹:好美!群鹭在天空中排得整齐,大家不禁齐吟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古诗。

食不果腹的日子终于过去了,改革开放,国强民强,人们再也不用操心家里的米缸了。涟河的上游建了一个个的造纸厂,机器加足马力,日夜轰鸣,当然,钞票也滚滚而来,人们的喜悦是摆在脸上的,毕竟,腰包鼓起来了,说话自然有底气,想要天上的星星,说不定也要试着搞一搞,一个字:牛!

可是涟河的中下游却遭了殃,滚滚涟河黑臭水,浪花淘尽鱼虾。死鱼死虾死蟹堆积到岸边,让路人不仅掩鼻,整条河有了恶臭,白鹭更是不见了踪影,从涟河路边经过,水浓得像酱油,甚至经过水厂过滤后,还有过敏的人吃了皮肤起疙瘩,所有的人都开始嫌弃这条家乡的母亲河。有人把此事登了报,呼吁政府管一管。这时,在河长制的背景下,行政一把手当河长,直接把环境治理和乌纱帽绑起来。当然,效果非凡,造纸厂马上被取缔,明令禁止往涟河排污水,于是,立竿见影,涟河水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澈。美丽的白鹭飞了回来,涟河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,在两岸散步的人越来越多,除了欣赏美景,更是能一睹久违了的白鹭翩翩倩影。

涟河里的鱼虾也越来越多,尤其到了端午涨水的时候,有人曾见过河里有数十斤一条的鱼。有人说,家鱼没有河鱼甜,家养的鱼,就算天天喂的是草,也没有自然生长的河鱼鲜。于是,河鱼价格暴涨,家鱼只要十来块钱一斤,河鱼涨到了二三十块钱一斤,这等于是在重赏那些捕鱼者,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,不准私自下河捕鱼。可是,偏偏有利欲熏心者,在河里摆下了龙门阵,连手指大的鱼都逃不了他们的天罗地网。于是乎,河里鱼虾几乎绝种,白鹭也因为没了食物,只能迁徙他处,没了踪影。人们望河兴叹,可惜不已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这句话如黑夜中的北极星指明了环境治理的道路。政府出重拳打击非法捕捞,捉的捉,查的查,罚的罚,并加大宣传力度,把环保理念根植人心,人们从思想和行动上都有了自觉环保意识,非法捕鱼,破坏生态环境,人人喊打。大家不仅没再捕鱼,还和政府一起,往河里放养成千上万的鱼苗,没几年,涟河又有了鱼虾呈欢的胜景。这时的我们,都已经儿女满堂,挑起了社会的大梁。

今年,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,然后,又将是党的二十大召开,可谓喜事连连。儿女们嚷嚷着要去涟河边看小舟竞渡,爸爸妈妈也随声附和,全家人其乐融融,于假日去了涟河岸边。举目远眺,居然还有乘舟一日游,于是,孩子们吵着闹着要尝尝坐船的滋味。哈哈,自然默许,于是,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!



编者按

父亲,是人类生命链条中的一个钢栓;父亲,是世界亲情词海中的一个叹号。这是著名作家谭谈对父亲的理解。亭亭鼎鼎,风光月霁。这是中国文化巨擘王船山在《示子侄》里对后辈子孙的期许。“贞介自持,一尘不染”是船山先生一生秉承的父训。

父亲是我们的生命源头之一,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关于父亲的故事。父亲节快到了,更唤起人们对于父亲的记忆。本期《湘韵》,展现父爱的深沉,以及爱的守护与传递。



图中央的四合院是谭休祥老人老宅宅址,此处现已由其子谭谈创建为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。 严伯霖 摄

一位山野草民的 人间正道

谢石

一、让人难以忘怀的上访者

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湖南日报驻娄底记者站工作。也许初上任,就写了不少批评稿件见报,结果引来了不少上访者。

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位上访者找到了我在地委四楼的办公室。接访,内参、报道是湖南日报规定记者站的三大任务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,所以特别对上访和内参很重视。

两位一进门,一位个子魁梧、脸上棱角分明、长相很有个性的老人,开门见山就问:你是那个在双峰写批评稿子的谢石记者吗?

我一听是与我家乡靠近的涟源话,而且还关注过我,便很亲切地为他沏茶,请他俩坐在我对面。

我问:“您老有什么事?”他还没回答,旁边一位年纪稍小一点的就插嘴:这是大作家谭谈的父亲。他立即厉声制止,板着脸说:“我是我,他是他。我有我的名字。”

我那时还不认识谭谈,只在电影上看过他的《山道弯弯》。我马上缓解一下气氛:“是,我们只就事论事,而且也不能听您老的一面之词。”这么一说,他那张峻刻的脸才阴天转晴对着我说:“我叫谭休祥,涟源乡下的一个农民。有件事想向您反映。”于是就用非常简洁、清晰的关键词讲明了上访的问题。

开言知肺腑,我一听就知道是个有经历有见识的农民。当场做完记录,就问他,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公社了解一下?他一下就把按住我的手说,要打就打到县里,此事就是底下解决不了,才来找你。于是我便挂通了当时涟源县委书记阳花萼的电话,阳书记表示,他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。并还调侃了一句:谭先生“学雷锋”还学到你那里去了?

谭老爷子为何有一个“学雷锋”的雅号呢?原来谭休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,后来又在一家药店当学徒,见多识广,加上有扶危救困、仗义疏财的情怀,便成为乡下农民们拥戴的排忧解难的依靠——有事就找谭佬子。而他呢?识大局,懂规矩,只要他觉得应该做的,就会挺身而出。

不久,问题圆满解决了。为何一个农民有如此成人之美,助人为乐的情怀和能力呢?

二、“休先生”成了“知名人士”

谭休祥老人幼年失怙,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。“百善孝为先”,他把疾病缠身的母亲侍奉到耄耋之年,成了当地远近闻名

三、家风、庭训的巨大回响

现在再回到我接访“休先生”的那个场景。因为我是面对面听他“告状”,便好奇而又仔细地观察了这张“农村知识老年”之脸:沧桑岁月的皱纹里充盈着执着和倔强两股气脉。

临走时,他已基本满意了,我要送客,他还很斯文地要我“留步”时,却撂了两句这样的话:谢记者,我是相信你,才来找你的。如搞不好,我会再来寻你,我认准了的事,我会告到底的。

我一听,连连向他俩打拱称诺。心里想,从古代到今天,社会不就是要有这种真诚执着,盯着一件事不放的实干家吗?后来,我和他的两个儿子打了几十年交道,又一次证实:父亲才是人生最关键的第一个老师。

谭谈兄从少年务农,到当兵就开始写文章,经过工人、记者、编辑、专业作家,著作等身,一直当到中国作协副主席,这不就是他父亲那种真诚和倔强的基因、家风、庭训的植入和熏陶吗?他在《父亲》一文中,是这样深情地开头:父亲,是人类生命链条中的一个钢栓;父亲,是世界亲情词海中的一个叹号。

谭谈的成就有着他父亲性格的烙印。在我的记忆中,有两次精彩的人生闲笔,简直是他父亲的一个再版。

一是他还在报社当记者时,已经出了好几本叫响的好书。但评职称时,有人说:老谭什么作品都有了,只可惜还缺了点什么。缺了什么,虽然没有点破,但谭谈却知道人家嫌他没有正规学历的那张文凭。于是他囑地站起来:缺什么?不就是那张纸吗?可惜的是那些研究我小说的人都评上教授了,我还特别小心只报个中级职称……结果不欢而散。于是他干脆华丽转身,到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。但是,他气犹未解,要为没有文凭却有水平的人打抱不平,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。这对当时过于认学历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。

第二件事是到作协后。作家晋级居然也要考外语——对待这种奇葩事,谭老兄这次不是怒发冲冠,而是冷静观察,沉着应对。他和很多搬着几本英汉词典的作家们,规规矩矩进了考场。下考铃一响,他就写好了一篇文章。第二天见报,大家争相传阅,轰动了长沙。其中的句子和大意,我还记得一些:我拿起卷子一看,一个字都不认得。好奇我找到一个认识的单词叫“OK”。想起领导讲过,像我这样的作家,考英语不过是走个形式,只要动了笔,就大吉大利了。谭老兄笔锋一转:我本想把“OK”译成“好”,但看着这样洁白干净的试卷,不忍心去破坏它的美玉无瑕,终于原璧奉还给了监考老师。谭老兄的这一举动成功——第二年,上面发现这种做法不合理,立即进行了废止。如果当时谭谈不当“出头鸟”站出来,后面还不知有多少老知识分子会在这一门槛外,望“洋”兴叹!

在谭老兄的煌煌大作中,这两笔浓墨重彩的一撇一捺,我想会成为文坛的佳话。

万古无人伸正义,两间何物指迷津?此时,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位上访老人,挺起脊梁的草民,仿佛又站在了我面前。

六经责我开生面

——研习王船山《示子侄》家训感悟

王宏

千古圣贤王船山,其家族先祖初以武功起家,追随明太祖朱元璋,明成祖朱棣打天下、定天下,后又转习文,“以文墨教子弟”,家族人才辈出,与大明王朝相始终。到船山先生父辈这一代,其家族更是将“志向高远,习惯优良”作为安身立命之宗,直到王船山,演绎出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伟大献身精神与探索精神,创造出中华文化“光芒烛天、芳菲匝地”的辉煌。

船山先生的家风来自一脉相承的家教。王氏家族不仅具有渊博的家学,而且有着优良的家风。历代祖先都忠于职守、忠介廉洁、刚正不阿。虽是功勋之家,世袭高级武官,门第显赫,但没有骄奢淫逸之风。特别是从第七代一山公转习武文之后,转型成为儒学传世之家。

至船山的祖父王惟敬(少峰),更是品德高尚、仗义疏财。他不仅将家产让给弟弟王惟炳,而且“终身不见一长吏,亦不撤裾于富贵之门”,具有陶渊明般的高洁淡雅。少峰公对子弟教育甚严,教三个儿子读书,“每秉灯对酒,真笔砚座隅,令著文艺,恒中夜不辍。”

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从小就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。据王船山回忆,王朝聘兄弟“终少峰公之世,有所呼召,未尝不称名以应。每加训诫,则长跽中庭,非命之起,至客至不起”。严格的家教,培育了王朝聘勤奋读书,“临财不苟取”,宽以待人,特立独行,刚正不阿,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。

在王朝聘的言传身教之下,王介之、王夫之(船山)兄弟保持和延续了不懒、不贪、不狂,贞介自持、一尘不染的优良家风。由于学习刻苦,加之方法对头,1642年(壬午)兄弟俩同时中举。湖南观察使全椒金公,变着法子想给两兄弟白银千两,兄弟俩断然拒绝。王船山家族还特别体恤民间疾苦,从不狂妄自大,谆谆教导子孙后代“宜同心以修家教”,“光明正大,宽柔慈厚,作一家风范”。

在良好家风影响下,王船山的后代也卓尔不凡。长子王伋,著有《诗经释略》;次子王敬“学问渊博,操履高洁,时艺大有盛名”。

船山先生《示子侄》家训,192字,四字一句,共48句。总结了其家族兴盛的宝贵经验。家训从教育的根本目的——立志与习惯的养成切入,高屋建瓴、言简意赅、文质兼美,彰显了船山家族注重品行修养,“贞介自持、一尘不染”的优良家风。记得年幼之时,父亲为我发蒙,拿出先祖王船山《示子侄》家训碑文拓片,逐字逐句教我识读,并备齐文房四宝,手把手教我抄写。从习诵抄录《示子侄》家训开始,我从国学经典中汲取生命的营养,并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。船山公《示子侄》不仅是王氏家族笃信坚守的家规,也是砥砺少年儿童立志成才的金玉良言,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。

《示子侄》(载《姜斋文集》卷四)全文如下:

立志之始,在脱习气。习气薰人,不醒而醉。其始无端,其终无谓。袖中挥拳,针尖竟利。狂在须臾,九牛莫制。岂有丈夫,忍以身试!彼可怜悯,我实惭愧。前有千古,后有百世。广延九州,旁及四裔。何所羁络,何所拘执?焉有骖驹,随行逐队?无尽之财,岂吾之积。目前之人,皆吾之治,特不屑耳,岂为吾累。潇洒安康,立身无系。亭亭鼎鼎,风光月霁。以之读书,得古人意;以之立身,踞豪杰地;以之事亲,所养惟志;以之交友,所合惟义。惟其超越,是以和易。光芒烛天,芳菲匝地。深潭映碧,泰山凝翠。寿考维祺,念之无味。

学习王船山《示子侄》家训,关键是要理解“立志”与“脱习气”的辩证关系,了解“习气”的危害和表现。如何克服习气,达至人生的理想境界。船山先生在家训中强调少年立志必须脱除的“习气”,依我多年的研习理解,主要指三个习惯:懒惰、自私和狂傲。这三点,本质上指的是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的修养,击中了人生成败的命穴。人生要时时警惕三种习惯对自己的熏染,反复砥砺,养成勤奋、无私、谦恭的好习惯、好品格。因此,学习船山先生《示子侄》家训,一定要牢牢把握三点:

第一要义是戒除懒惰。文中没有出现“懒惰”二字,但从“袖中挥拳”可以管窥。贪图安逸是人的天性,培养好的习惯,靠人生修养。治疗懒惰的妙方是勤奋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”

第二要义是戒除自私。“针尖竟利”就是对自私形象的生动描绘。自私的人是不可能孕育出博大的家国情怀的。我当过知青、工人,读过大学,经机关历练多年。我始终谨记《示子侄》的教诲,“无尽之财,岂吾之积”,“特不屑耳,岂为吾累”,时时鸣响预防腐败的警钟。

第三要义是戒除狂傲。“狂在须臾,九牛莫制”,狂傲是无知的表现,狂傲的人不能客观地判断事物,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,更遑论改造世界了。制约狂傲的最佳办法,即是读书明理,开阔眼界和胸怀,“前有千古,后有百世,广延九州,旁及四裔”,知道了天高地厚,狂傲之气自然消除。

在《示子侄》的影响下,我日三省吾身,不断告诫自己:在人生的道路上,无论是逆境顺境,均须谨记先贤教诲,不懒惰、不自私、不狂傲,恪守勤奋、自律、谦逊之习惯。我还尝试用书法书写先祖诗文,传播先贤家训思想,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

(作者王宏,衡阳县人,王船山从孙,现为中国书协会员、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)

汉诗新韵

挂在墙上的乡愁

(外一首)

冉杰

天空是一面倒挂的镜子,湖泊和山峰像沸水,在西边翻江倒海。翻过的云层被风一吹,乡愁便在新鲜的泥土里落下一层生锈的土埃。

被雪水浸湿,通往高处的假山上长满了叙事的杂草和斑斑的苔藓。在水池里荡漾成细小的珍珠。腊月的风有很高的水平,把窗外的锯齿形的植物最终还原成树的原型。

在城市的边缘,白天堆满了宋代的家具,黑夜里挂满了唐代的月。没有人能读懂乡愁,在苍白的月色中更苍白了。稀淡的香气灌满了漆黑的夜。一条比夜更黑的河流,向故乡兑现青草、露珠与此刻的相思。

日落西山。落日吐出红红的舌尖。舔舐凝结成冰的楼道。把响的门铃。像村庄柔软的咳嗽,低头看见的是踩在脚下的灯光。仰头望见的是挂在墙上的水彩画。

青城山

来来去去的仙人,都走了,成群的丹鹤又飞回来了,问道青城山。就问一道城廓。问亭阁,问山洞,问溪水。问内心深处的那份柔软。

座乳峰,刚过1200米不高也不矮,营养丰富。把三个景点养得不胖不瘦,穿过大小山洞,以赤诚的方式。